

喜鹊村的孩子们

丁茂 王琳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喜鹊村的孩子

丁 茂 王 琳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小说描写了一个山村里的少年儿童，在秋忙假期到生产队养猪场参加劳动的过程中，与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进行斗争，为学大寨贡献力量的故事。

作品着力表现了红小兵辅导员红鹤和孩子们，在党组织和贫下中农的关怀下，以阶级斗争为纲，在三大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团结战斗，一心为公，爱集体、爱劳动的好品德；敢想、敢干、敢于斗争的大无畏革命精神。

小说故事曲折，语言朴实、流畅，有生活气息。

喜 鹤 村 的 孩 子

丁 茂 王 琳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6.5 字数：95千 插页：2

1976年5月第一版 197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30,700册

统一书号：10089·118 每册：0.40元

目

次

一	放了秋忙假	1
二	路 遇	11
三	“我当饲养员”	17
四	扩建猪场	25
五	难 不 住	36
六	玉娥造反	46
七	学 算 盘	58
八	断 肠 菜	71
九	三 岔 沟	79
一〇	烈士墓前	90
一一	找“奶妈”	101
一二	红鹊打针	111

一三	丢猪	122
一四	侦察	135
一五	链霉素	144
一六	“不能分”	150
一七	醒悟	157
一八	划“线”	166
一九	苍蝇和乌鸦	175
二〇	一封信	186
二一	迎着朝阳	200

一 放了秋忙假

迎着早上灿烂的阳光，

我们歌声多么嘹亮，

在毛主席亲切培育下，

我们茁壮成长。

热爱祖国、热爱人民，

工农兵是我们的榜样。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要做共产主义接班人。

.....

刚刚晌午，挂在学校房顶上那个象一朵喇叭花似的高音喇叭，正在播送着欢快的歌曲。

一个胳膊上忽闪着红卫兵袖章的姑娘，领着一群花喜鹊一般的孩子，叽叽喳喳、蹦蹦跳跳地走出了校门。

这个小姑娘，叫红鹊。她身穿杏红色的长袖衫子，把一张鹅蛋形的脸儿映得更加红扑扑的了，刘海儿下两道弯弯的细眉，看上去秀秀气气，一对乌黑闪亮的大眼睛，显得很机灵；耳后那两根锅刷小辫儿，又粗又硬，又使人感到她有着倔强的性格。

在学校，红鹊是红卫兵大队长。昨儿大队党支部根据毛主席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导，决定放秋忙假，让孩子们在三大革命斗争的风口浪尖上锻炼锻炼，摔打摔打。在这秋忙假里，红鹊担任了四年级孩子们的小辅导员。

这阵儿，孩子们跟着红鹊，迈着矫健的步子，高高兴兴地走出校门，个个摩拳擦掌，巴不得马上回队里就干起来。他们簇拥着红鹊，一路走，一路说：

“红鹊姐，我们在劳动中，保证服从分配，遵守纪律！”

“保证完成任务！”

“嗨！光完成任务算啥，还得超额哩！”

“……”

孩子们你一言，我一语，嚷得红鹊无法应答，只好乐呵呵地点头。

这时，有个孩子，挤到前面，拉拉红鹊的胳膊，歪起头，气呼呼地说：“姐姐，我不愿意到养猪场劳动。”

大家一瞅，原来是红喜。红鹊圆睁着两眼，感到莫名其妙，盯着弟弟问：“为什么呀？”

红喜没立刻回答，他仰起脸，胸脯一起一伏地望着西山坡。

西山坡上，是近两年社员们新开出的水平梯田。这节令，黑绿色的山药叶叶，白黄色的莜麦铃铃，金灿灿的小麦穗穗，一层一层，绿、白、黄相间，从坡下一直铺到山顶；山顶处，社员们还用洁白的石子，镶嵌了“农业学大寨”五个大字，老远老远地就能望见！

一根黑黑的胶皮管，象条巨龙，通过三级扬水，爬上了梯田，枕在山腰的一块大石上，随着“突突”的抽水机声，“咕噜咕噜”地喷吐出清冽冽的井水，归进了渠道里，流进了梯田。收割前，社员们还要给庄稼饱饮最后一次水哩！

一股凉爽爽的西南风吹来，梯田里翻滚起波

浪，沁人心肺的五谷芳香，直往孩子们鼻孔里钻。

山那面，响着震耳的炮声。夏锄之后，队里又在那儿摆开了水利工程，这是喜鹊大队“跨黄河”、上“纲要”的重点工程！

红鹊随着弟弟的视线，朝村西的梯田望望，这时，她已猜透了弟弟的心思，可偏不直说，她忽闪忽闪眼睛，又故意重复了一句：

“为什么不愿意到养猪场劳动？摆摆你的理由吧！”

“哼，”红喜又气又委屈地说，“人家有的班，到水利工地上劳动；有的班，到大田里干活，那有多带劲儿呀！为啥偏让我们班到养猪场去？”

“去养猪场，不是一样……”

“一样什么？”红喜火冒冒地打断姐姐的话，“到养猪场，不是拔菜，就是晒菜，有劲也使不出来呀！”红喜说着，低下头，望了望自己那两只攥得紧紧的小拳头。

红鹊说：“嗨！你有多大的劲儿，使不出来呀？”

红喜今年十二岁，比他姐姐小两岁，可是，在他姐姐面前，从来不服小。他挺起胸脯，小拳头在脸前一晃动，叮当响地说：“你有多大劲儿，我就有

多大的劲儿！一句话，我要干学大寨的活儿，要干对国家有贡献的活儿。”

红鹊说：“照你说，养猪就不重要啦？”

红喜赌着气说：“嘿，那是小孩子干的活儿。”

红鹊听弟弟这么一讲，心里很生气。可是，她知道弟弟的“牛”劲一上来，你摆不出充足的理由来，就别想使他听话。她正琢磨着如何说服弟弟，猛一抬头，望见远处走来一位老人。她心里一喜，便放大嗓门儿喊：“根柱爷爷——”

这位爷爷，今年虽然年过六十了，可走起路来“蹬蹬”响，身子骨还是硬朗朗的。他是大队党支部委员，大队养猪场的场长，还是管理学校的贫下中农代表哩！村里的孩子们，都亲昵地叫他根柱爷爷。

根柱爷爷要到大队办事儿去，已拐到岔道上去，听到喊声，乐呵呵地拉长声音问：“啥事儿呀？”边说，边三步并两步地走了过来。

根柱爷爷问明了情况，伸出长满老茧的手，摸着红喜的头顶，眯着眼睛，和蔼地问道：

“喜子，你说说，干什么活儿，才算对国家的贡献大？”

红喜盯着西山坡，说：“到大田里去收割，到水利工地上劳动……干脆说吧，干多打粮食的活儿，才算学大寨，才对国家的贡献大！”

根柱爷爷仍笑吟吟地问，“喜子，你先说让你们去养猪场参加劳动是为了什么？”

红喜盯着根柱爷爷，小脑袋一晃：“这还用问？是为了……为了……多杀肉呗！”

“哈……”孩子们都笑了。

根柱爷爷忙仰起脸，扫视着大家，好象在问：“他回答得对吗？”

“红喜说得不对！”红鹊说，“毛主席他老人家早就指出，‘**一头猪就是一个小型有机化肥工厂**’，‘**养猪是关系肥料、肉食和出口换取外汇的大问题**’哩！养猪，不但能积肥，杀肉，另外，猪又有鬃，又有骨，又有内脏，是轻工业生产和制药的原料哩。所以，养猪不仅有利于改善城乡人民生活，而且有利于支援社会主义建设。大队党支部让我们去养猪场劳动，是为了让我们在三大革命中经风雨，见世面，从小养成爱集体，爱劳动，爱祖国，爱人民的思想品质，长大了接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班！”



红喜听姐姐这么一说，忽闪忽闪圆葡萄似的眼睛，略想想，又转过脸，目不转睛地盯着根柱爷爷。

根柱爷爷嘿嘿地笑笑说：“还是红鹊讲得对！前些日子呀，咱队里卖给国家二十头大肥猪。我和养猪场的张伯伯把这些大肥猪，赶到县里去以后，田支书叫我们参观了县里的肉类联合加工厂。嗨，那可是个现代化的工厂哩！生猪从这头赶进去，到你参观完了，那猪肉罐头就从那头装出来了！那罐头花花绿绿的包装纸上，都端端正正地印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制造’几个字！我见了啊，心里乐和着呢！那装了箱的罐头，有的往反修前线运，福建前线运，有的往鞍钢、大庆油田运，还有的运到天津港去支援世界各国人民的斗争！别小看咱们的养猪场，它和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紧紧相连啊！”根柱爷爷说到这儿，微微地弯下腰，用手指点着红喜的鼻尖，眯着眼笑呵呵地问：“你看看，养猪对革命事业的贡献大不大啊？”

根柱爷爷的一番话，把孩子们都听迷了，一个个小脸蛋闪着兴奋的光采，眼睛明亮亮的。

红喜抓抓头皮，黑黑的眼珠儿一转，不好意思

地笑笑，嘴角两边现出两个小酒窝，向根柱爷爷说：“爷爷，我明白啦！党叫干啥就干啥，我去养猪！”

“嘻嘻嘻……”孩子们被他逗乐了。大家边笑，边说，边簇拥着根柱爷爷，一个劲儿向前走。红鹊见弟弟的思想通了，心里很高兴。她想：根柱爷爷说得真好，多会做思想工作。自己要好好向根柱爷爷学习哩！红鹊想着想着，发现有个叫玉娥的女孩，跟在大家的后边，迈着慢腾腾的步子，紧紧绷着嘴，一直不吱声。红鹊便转回身，问道：“玉娥，假期里，你有什么打算啊？”

玉娥说：“爷爷叫我进城去看爸爸、妈妈，顺便让他们给我复习功课。”

红喜一听这话，火了，便硬梆梆地顶她一句：“嘿！这是秋忙假啊！是专门为了劳动锻炼，才放假的，可不是为你探亲放假的啊！”

玉娥的脸，腾地红了。

红鹊对玉娥说：“假期里，抽适当的时间，复习复习功课，是应该的。可是，不能埋头读书，要到劳动中去锻炼锻炼。你不是在争取加入红小兵吗？”

玉娥低着头说：“我也想参加劳动，为学大寨

出力。可是，昨儿晚上回家一说，让爷爷骂了一顿。”

红鹊急问：“他骂你啥？”

玉娥说：“他说学大寨是大人的事，孩子家就是要好好学习，念不好书，没出息……”

根柱爷爷听了玉娥的话，停住了脚步，锁紧了眉头。他把一双粗大的手，压在红鹊的肩头上，语重心长地说：“红鹊，你看看，在你们往前奔的道儿上，坑坑洼洼的地方还不少呢！”红鹊感到根柱爷爷压在自己肩上的双手分量挺重，但她站稳脚跟，挺了挺胸脯，说：“爷爷，我们不怕，摔了跤，爬起来再往前走呗！”

“有这个决心就好！”根柱爷爷笑了。

来到岔道口，根柱爷爷对孩子们说：“你们先回去吧！我到大队有点事儿。”

红鹊望着根柱爷爷那背影，亮着嗓门儿喊了声：

“爷爷，我们后晌就拔菜去！”

二 路 遇

虽然天近小晌午了，村里还是静悄悄的，连个人影儿也没有。是啊，自从春耕播种以来，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一浪高过一浪。村里的全体社员，日夜大干，连饲养员伯伯们，安顿好家里的事务，也要到大田里、工地上干一阵子。供销社的同志们，前后晌，都推小车、挑货箱到田间、工地，一边卖货，一边劳动。

红鹊一踏进村，心里不由得一阵焦急，她拉了弟弟一把，说：“快走，咱们把书包放回家，吃了饭，就集合出发拔菜去！”

“嗯。”红喜点点头，紧跟在姐姐后面，小跑起来了。

他俩拐过一个弯儿，快要到家的时候，忽然看

见从养猪场里走出一个人来，他就是玉娥的爷爷——马进善。

马进善，是个富裕中农，五十多岁，是村里有名的养猪能手，又会给猪看病，人们说他还有好多治猪病的“偏方儿”哩！去年，猪场有所扩大，需要人手，他要求到队里养猪，队里为了发挥他的特长，也为了更好地团结、教育他，便批准他当了饲养员。

红喜远远地瞅见马进善挑着桶，急匆匆地往自家走，心里一动，忽然想起一件事来：

红喜的爸爸，是大队的党支部书记。爸爸在大队工作，可户头在喜鹊村。有一次，爸爸刚回家，根柱爷爷就来找爸爸汇报工作，说养猪场有人反映马进善有偷拿猪饲料的嫌疑。当时，红喜在场，他把这码事挂在心上了。

红喜是个刮风就下雨的直性子，越瞅，越认为马进善那桶里，准担着队里的猪饲料，要不，他为啥走得那么慌呢？

红喜也顾不得征求姐姐的意见了，双臂一甩，咚咚咚脚下踢起一溜烟尘，还没等姐姐闹清是怎么回事儿，他就冲到马进善跟前，气呼呼地喊：“你